

· 意犹未尽 ·

生命那头渴望的眼睛

■ 蓝郁 文

透过玻璃窗户,我看着那棵树。一棵瘦削的树,它的清瘦使我想起了弥留之际的奶奶。即使已骨瘦如柴的身体上,依然微微闪烁着一双眼睛。在给予她帮助的每个动作里,我都会不经意地与这双眼睛碰触到。它让我强烈地感觉到,里面有一种东西在涌动,那是除了对生命不舍之外,还想再看一眼至亲的渴望。

那时那刻,我坐了下来,就坐在了病床边沿,离那双只有一点点生气的眼睛是如此之近。四周静得宛如这深夜。脑海中的思绪像空气中的尘埃一样飘飞着:奶奶的心里正想着什么呢?是“坚持”吗?

我觉着,应该不止是奶奶。在尘世中许许多多的角落里,可能正有着无数双这样的眼睛,无力却坚持地凝

望在生命的那头。眼睛里没有了欲望、没有了虚伪,甚至没有了追求,只有生命将尽时的澄净与纯粹。这种惟一,便是那缕对所爱之人的眷恋。

曾经,在一篇名为《为了能够紧紧地握住一双手》的文章上看到这样一段描述:“在护士的陪伴下,我战战兢兢地走进病房。”穿柿黄靴子的小姑娘说:“一个老人一把抓住我的手,连连叫:‘杜鹃……杜鹃!’我刚要说我不是什么杜鹃,护士使了个眼色,我就闭紧了嘴。老人望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深沉的眷恋,嘴边荡出微笑。……。那一天,……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被那个濒危的老人握着手……。护士后来告诉我,老人的女儿远在美国,名叫杜鹃。电报发了一封又一封,女儿就是不回来。他的神志已经模糊了,把我当成了杜鹃。”说话的小姑娘是一位临终关怀医院

的志愿者。

我还记得一位老人,独居。不过儿子也很有孝心,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她。每当儿子走的时候她都会送到门口,跟着总是那句:“你什么时候再来看我啊?”儿子有些不耐烦的说:“又问。”其实,她哪想啰嗦,是内心真的很不安、很害怕啊。害怕在蜡烛熄灭的那一刹那,不能再看一看你的样子。

一种想见的渴望在生命那头的眼睛里翻腾。虽然汹涌却无能为力,因为,它是被动的,只能等待着,抑制着……如果偶有时日,它还能表现一些急迫,即使你有百般地不耐烦,也包涵一下。

原谅它的过去,忘却它的过去,对的,就是这双眼睛的过去。此时,它只想看一看你,只想将你的面容映下来,只想知道你一切安好。

真的,满足那丝渴望不难,仅需稍稍暂停一下匆匆的脚步,仅需稍稍豁达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别再找理由了,趁还来得及,带着我们的善良,带着我们的悲悯,去走近生命那头渴望的那一双眼睛吧。

· 人生智慧 ·

因棋观人

■ 赵韩德 文

一直对有些老话蛮相信,譬如“字如其人”,“相为心生”等。

聂卫平也说过:一个人下围棋的风格与这个人的性格和人品很像。下围棋即使不说话,也能了解对方,所以又称手谈。

藉此发挥,或许可因棋观人。

悔棋不是好棋品,咱班里老魏却最爱悔棋。一到对手拈子准备落下时,老魏往往会抢回自己刚下的子,一叠声的说:“刚才我就是打算下在那的,摆错了摆错了。——反正咱们是下着玩的,不来钱,是不是?”能对老魏一笑了之的,是惠敏。惠敏棋艺并非最好,却是肚量最大。他把半途的子停住,眯眼莞尔而笑。惠敏后来给老魏定下规矩,每局悔棋不能超过2次,超过罚喝水五大杯,否则你老魏不长棋! 惠敏是一家大型船厂的中层干部,在单位里是领导。比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更简单,惠敏给部下只订一条铁打的规矩:“必须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向惠敏求证,惠敏莞尔而笑:“造船返工可没悔棋那么简单啰!”

老魏还算好的,属文明悔棋。有的弈者一看大事不妙,居然会随手撻棋,彻底把一局棋废了。咱们围棋初级班里自然不会有。一旦如此,肯定被逐出师门。但历史上有个大名人,却硬是屡屡如此作派。此人就是北宋以变法出名的宰相王安石。《邈斋闲览》云:“荆公(王安石)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

棋力不行,不肯动脑筋;出棋随手,又怕输;怕输倒也罢了,竟搅局。棋盘上怕输想赢,治国上藉权与民争利。苏辙批评说:“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

重出息十二,……民知其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王安石终至既输棋又失政。

三国魏曹操手下大文人王粲,是位素养很高的观棋者。他的观棋,不仅得到观者的尊敬,甚至连棋手也钦佩不已。有次两个棋手半途争吵,把棋局搅坏了。他一边相劝,一边缓缓地 will 将棋局一步步重新摆出,请他们接着下。这令所有的人大吃一惊! 因为连棋手自己都记不清棋的进程了。于是互相也不吵了,用大手帕将棋局盖住,另取棋盘和棋子,请王粲先生您同样再摆一盘,行不行? 王粲笑笑,慢慢地在盘上着子。最后,棋手将手帕揭去,两相比较,两盘棋竟然一子不差!(《魏志》)

另一个观棋者就让人不齿了。此人叫孙皓。

公元279年,晋武帝司马炎一声令下,20万晋军直扑东吴,仅四个多月便取得了灭吴战争的胜利,三国纷争61年的局面至此完全结束。刘禹锡有诗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面对率师而来兵临城下的晋军统帅王濬,“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造于垒门。”

之后某天,洛阳皇宫里,晋武帝司马炎心情大好,和女婿王济趁闲下围棋。而站在旁边的侍者兼观棋者,就是“一片降幡出石头”被虏的东吴亡国之君孙皓。孙皓时不时朝王济白上一眼。武帝问孙皓:“你在东吴时为什么常常喜好剥人眼皮?”孙皓冷冷地回答:“见无礼于君者则剥之。”——原来,王济走棋兴起,无意中把脚伸到了武帝脚下,孙皓在一旁十分的容不得,恶恶的含沙射影。《(晋书)卷42列传第12)孙皓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即使看棋,也心态凶恶,完全可以想见他在东吴时的飞扬跋扈。弈棋可观人,观棋又何尝不可观其人。

· 世相百态 ·

日记乐

■ 霍日炽 文

读初中时,我开始写日记。严格地说,不是“天天”写的,不能称为日记,只是不定期的“杂记”。

没记多久,“文革”中停了。谁敢为自己再制造“罪证”,日记,可是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

湖南“支内”30年,我又开始写

日记。

退休后,有了电脑,直接在电脑上记,不用笔记本。记一段,打印出来,成了身边常用的备忘录。

日记写什么? 没一定,可长可短,点到为止,喜怒哀乐都可记,有感而记,不要硬记。

日记,朴素,原始,写实,放松,不讲究文辞,文采。练笔,健脑,一举两得。

当年的那些日记,如今偶尔翻开读一下,看到那时纯真的心境,傻小子一个,是我吗?

· 杨浦人文 ·

另一种叙事记忆:工人子弟(之七)

■ 管新生 文

4

就在那一个从“鸡蛋碰石头战斗组”脱身的深夜,忽然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外婆去世了! 当年,仅有传呼电话互通信息,半夜时分传呼电话站已经关门打烊,是以派出所为人民服务了。

外婆长年居住在曹杨新村的舅舅家,从小到大,一直到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年春节的常规节目便是由父母带着我们去枣阳路兰溪路的曹杨四村给外婆舅舅舅妈拜年,同时和表兄表妹欢聚一堂。

母亲姓董,她的这位三哥比她大了好多岁,还是大清王朝科举制度的热烈拥护加痴迷者,直到民国废除科举了还在朝思暮想考取秀才进士。据

说,他也确曾参与了科考,至于考试的名次成绩则不甚清楚。大江东去,秀才梦终究碎了,建国后他进了国棉二厂当了工人。不过,当初父亲将他介绍进厂时仅为临时工,但他干活很卖力,被领导看到了,大为赞赏,一声令下,立即转正成为正式职工。

外婆的去世令我很伤心。小时候她时常来我家小住,离去时不免要瞒着我,因为我老是不愿放她走。总记得,在午后,一觉醒来时,方才发觉外婆悄然离去,每每以号啕大哭为悠长的离别曲。

这一回,外婆真的走了,永远不再回来了! 虽然高寿八十七,依旧难以抑制悲痛。

在我们举家奔丧的日子里,学校的形势又是一变,招式迭出:揪斗老师揪斗校长揪斗走资派,忽然成了很革命的时尚;红卫兵小将勒令一位经常

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的老师拿出了全部稿费,给全校学生各买一套《毛选》;更为出格的是,竟然喝令被批斗的老师们每进校门必须从他们的胯下钻过,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韩信胯下受辱”的荒诞剧;尤有甚者,竟公然逼着“牛鬼蛇神”老师在操场上边劳动边吃草(“牛鬼蛇神”牛字当头,自然得吃草了)……

某一天,当我再去学校的时候,恰恰遇见了全班第一批去北京串联的同学凯旋,个个眉飞色舞海说神聊,人人踌躇满志地大谈特谈北京见闻:从名胜古迹到街头小吃,从清华北大到白塔颐和园,最辉煌最震撼的是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故事。好不令人羡慕慕煞!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只要凭借一只红卫兵的袖章,即可免费到北京并且一路免费吃住——那时候,学校里统一给每个学

生发放了一只“上海红卫兵”的红袖章,当时的红卫兵们还没有来得及拉山头闹分裂各自为政成立名目众多的各式组织,如“红革会”“红三司”“东方红公社”等,也没有神经短路地将“上海红卫兵”划入旧市委旧教委的“保皇派”行列。换言之,既然有了“上海红卫兵”这一张护身符,有了这全民皆知老虎皮,岂不是人人皆可复制免费旅行这一版本了? 当下全班同学再也按捺不住,决定立即出发,向着伟大的首都北京前进,向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前进!

事实就这么简单,一群十五六岁左右的学生娃娃要走出被禁锢了九年的教室,要到社会这个大课堂中“经风雨,见世面”了! 说到底,他们所谓的“经风雨,见世面”,只不过是去游山玩水开开眼界白相相的代名词,个人私欲只不过纯粹是一个“玩”字在心里作怪,在兴风作浪而已。其实,在那一场摧枯拉朽雷霆万钧泥沙俱下的“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的同学并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加入,他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进入斗争的漩涡中心,因为

他们太底层,太工人子弟。也许极个别的人做过一些错事甚至坏事,委实是太年轻太懵懂太天真太幼稚了。我说的是初中层面的红卫兵,至于后来的红小兵小朋友,则属于小学生的档次了。

说干就干,我们各自回家,拎起放了几件替换衣服的旅行袋,带上不多的几块钱和十斤八斤全国粮票,就和一群同班同学出发了。当然也有去不成的,那就是父母不放心这么小小年纪去外地的,尤其是女同学的家长。记得当时有不少同学都想去都愿去的,结果集合的时候,竟然不到半数。记忆中仅有刘仁义周玲奇乐天放顾富祥惠荣富徐元宏等等,完全没有女同学的加盟。

果真凭着“上海红卫兵”这一只红袖章,果真没有半张火车票,我们果真太平无事地上火车! 那是一个晚上,上海直达北京的列车。在火车鸣响汽笛开出上海北站早桥的时候,我们激动得无法自制,只是在心底一遍遍欢呼:我们来了,北京! 我们来了,太阳升起的地方!